

英语名词动用中选择性制约的认知解释

周小文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在认知语法框架下, 以英语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为例, 解释名词动用中产生选择性制约的原因, 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研究结论加以佐证。文章认为, 在名词动用时, 被凸显的名词继续保留其名词性质, 具有担当宾语的典型价值, 它转化为动词的可能性因此受到限制。而不那么被凸显的名词更可能转化为动词。在致使-移动类事件中, 受事的凸显度高于地点, 因此表示地点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处所类动词; 在致使-领有类事件中, 领有者的凸显度高于受事, 因此指示受事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移位类动词。名词动用的制约性最终是由主体对事件的认知模式与概念结构决定的。

关键词: 名词动用; 处所类动词; 移位类动词; 选择性制约; 认知语法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4) 01 - 0076 - 05

一、引言

相关研究显示, 英语名词动用存在选择性制约, 即并非任意论元角色都可以类转为动词指示这一动作过程。^[1-5] 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处所类动词 (location verbs) 由指示放置地点的名词转化而来。如在例句 (1B) 中:

(1) A. Bill put the horse in the corral.

B. Bill corralled the horse.

移位类动词 (locatum verbs) 由指示被放置物体的名词转化而来。如在例句 (2B) 中:

(2) A. John put some fertilizer on the bush.

B. John fertilized the bush.

尽管同样表示动作 put 的地点, 例句 (2A) 中的 bush 不能像例句 (1A) 中的 corral 那样转用为动词; 同样表示动作 put 的对象, 例句 (1A) 中的 horse 也不能像例句 (2A) 中的 fertilizer 那样转用为动词。名词 bush 和 horse 转化为动词的可能性似乎受到某种限制。那么是什么制约了人们对可能转化为动词的名词的选择, 本文拟从认知语法角度, 就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所体现的选择性制约问题进行探讨, 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研究结论加以佐证。

二、相关研究及问题

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所体现的选择性制约问题引起了国外一些语言学家的兴趣。他们主要从句法学和语义学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Hale & Keyser 认为所有动词都具有内部论元结构, 名转动词也不例外。处所类与移位类动词都是从动词内部结构演化而来,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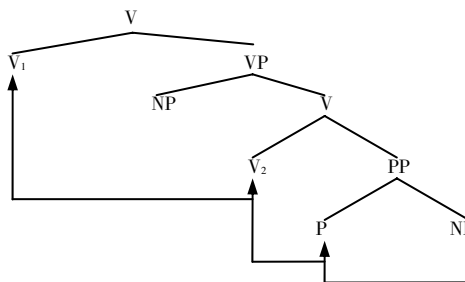


图 1 动词内部论元结构

其中 N 是基名词, 通过与介词 P、V₁、V₂ 的依次结合, 产生动词 V 的用法。两类动词的区别在于介词 P。处所类动词中 P 所对应的语义关系是“中心重合 (central coincidence)”, 而移位类对应的是“终点重合 (terminal coincidence)”。根据 Hale & Keyser 的理论, 句法原则可以阻止一个名词转化为动词。例如:

收稿日期: 2013 - 04 - 16

作者简介: 周小文 (1978-), 女, 浙江余姚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E-mail: zhouxiaowen@nbu.edu.cn

I gave the bush some fertilizer. → *I bushed some fertilizer.

以上推导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它违反了不能将间接宾语结合在动词中这一句法原则。^[1]

上述推论立即遭到 Kiparsky 的反驳。Kiparsky 指出,根据 Hale & Keyser 对处所类动词的解释, bush 可以在下面的推导中合理地转化为处所类动词:

I put some fertilizer on the bush. → *I bushed some fertilizer.

因此他指出,对两类动词的解释必须结合人们的概念知识。他提出解释名词动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当一个动作以一个事物来命名时,这包含了该事物的典型用处 (canonical use)。Kiparsky 将两类动词统称为“放置动词”(putting words)。当一个名词用作移位类动词时,它表示:把 x 放在 y 中,是 x 的典型用处;当一个名词用作处所类动词时,它表示:把 x 放在 y 中,是 y 的典型用处。这样,“house the paint”而不是“paint the house”,是因为把油漆漆在房子上是油漆的用处;同样,“corral the horse”而不是“horse the corral”,是因为把马关在马厩里是马厩的用处。^[2]

Kiparsky 从语义角度解释了两类名词动用中的选择性制约,指出语义描写必须依赖于人的概念知识。Clark & Clark 也曾指出,产生名词动用现象的首要条件就是人们对某一具体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类属知识 (generic theories)。处所类动词基名词的最大特征是它们表示的都是放置东西的地点 (places),而移位类动词基名词的最大特征是它们表示“用来被放置的东西 (placeabls)”。^[3]这与 Kiparsky 的“典型用处”的表述非常相似。然而,笔者认为,“用处说”并未从根源上揭示两类名词动用选择性制约的原因,而只是对语言现象的进一步描述与概括。Kiparsky 最后指出只有最低的论元结构 (the lowest Th-role) 可以被结合成为动词,但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三、认知语法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在寻求制约名词转化为动词的原因

时,有必要跳出语言层面,通过考察语言背后的认知方式与概念结构,窥探语言的成因。

在讨论例(1)、例(2)两组例句名词动用中所存在的选择性制约时,我们要在认知层面考究每个名词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语义角色以及它所涉及的关系,比较名词转换为动词的可能性。一个名词是转化为动词,担当谓语的角色,还是保持其原有词性,担当宾语的角色,其本质上是句法配置的问题。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揭示了小句结构与认知模式之间的联系。

(一) 认知模型与句法结构

客观世界实体相互作用,一个物体通过物理接触将能量传递给另一个物体。从中,Langacker 提出动作链与能量流的概念。动作链/能量流的第一个物体叫做“头”,动作链/能量流的最后一个物体叫做“尾”。另一个重要的认知模式存在于我们对基本语义角色的认知,如施事、受事、工具、感事等。与传统格语法或论元角色不同的是,Langacker 认为语义角色并不起源于语言,而是前语言的概念,来自于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经验。这些认知模式与概念结构是前语言的,认知主体必须通过编码才能对概念进行描述与表达。编码是指人们想要表达的概念化和为此目的所激活的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编码与识解密切相关。人如何识解一个情景决定语言结构是否适合对此情景进行编码。反之,一个语言结构体现了常规的意象,因此对其编码的情景赋予了一个识解。^{[6]282-294}

这些认知模型如何通过编码在语言层面得以表达呢?上述动作链与语义角色具有重要的语法相关性。在典型事件中,施事与动作链的头重合,是事件中第一凸显的参与者,因此具有担任主语的典型价值;受事与动作链的尾重合,是第二凸显的参与者,具有担任宾语的典型价值。^{[6]298-301}

(二) 两类名转动词

首先我们考察处所类名转动词。根据例句(1A),Bill 发出能量,使马发生位置上的改变,从马厩外的某个地方进入马厩。从动作链考察,Bill 是能量流/动作链的头,马是能量流/动作链的尾。从语义角色考察,Bill 为施事,马为受事,而马厩在整个事件中是放置地点。这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致使—移动事件,施事对应动作链的头,受事对应动作链的尾。对这一事件进行编码时,施事被给予句法主语的位置,受事被给予宾语的位置,如例句(1A)所示。

在例句(1A)到(1B)的转换中,为什么是名词“corral”而不是“horse”被转用作动词呢?笔者认为,在同一事件中,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凸显度。名词动用时,除具最高凸显度的施事,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凸显度更高者可以继续保留其名词的性质,指示该物体;相对而言不那么被凸显的参与者转化为动词,指示物体之间的关系。毕竟,从名词与动词的本质而言,物体可以独立于关系而存在,但关系必须依存于物体。就一个物体的存在而言,某一种关系只是一个短暂的,非本质的事件。^{[6]363}

那么在致使—移动事件中,名词“horse”与名词“corral”哪个更被认知者所凸显呢?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语义角色并不起源于语言,而是前语言的概念,来自于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经验。主体对同一事件语义角色的感知是较为稳定的。从(1A)到(1B)语言形式改变了,主体对这一事件的识解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如前文所言,“horse”作为受事、能量流的尾,是除施事外的第二凸显成分,比“corral”具有更高的凸显度,具有充当宾语的典型价值。因此名词“corral”比“horse”更有可能类转为动词。

可见,我们非说“Bill corralled the horse”而不说“Bill horsed the corral”的原因是,前者在句法上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模式和概念结构。这样的编码体现了事件模式与小句成分之间的自然对应与组织关系。通过形式一意义上的配对,语言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象似于认知方式,又在其作用下象似于外部世界。

再看移位类动词。根据例句(2A),“John”通过一系列的动作,使肥料从某个装肥料的容器中转移到灌木上,从而完成给灌木施肥的行为。在这一事件中“John”具有施事的语义角色。“fertilizer”在施事的作用下,产生了位置的变化,具有受事的语义角色。同样作为位移终点的“bush”是不是这一事件中的地点呢?直觉与经验告诉我们,在“施肥”这一事件中,施事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使肥料发生位置的变化,而是通

过“put fertilizer on the bush”(把肥料放在灌木上)这一动作,使灌木占有肥料,并经历其后一系列的变化。因此,灌木并不是地点,而是领有者。这亦可从“给灌木施肥”、“give the bush some fertilizer”这样的汉英表达中得到佐证。

接下来我们同样要解决以下这个问题:在这一事件中,作为受事的“fertilizer”与作为领有者的“bush”,哪个具有更高的凸显度呢?尽管受事具有充当宾语的原型价值,但是受事是语义角色层面的概念,而宾语存在于句法关系,两者不能直接划等号。选择一个参与者作为主语或宾语,就像给它打上聚光灯,通过这样的选择,说话者把注意力指向被聚光的参与者以及它所直接涉及的关系。^{[6]301}说话者可以选择受事,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他语义角色作为宾语。如我们熟知的双宾语句型:

(3) A. Ruth gave a candy bar to the baby.

B. Ruth gave the baby a candy bar.

在(3A)中领有者“baby”作为“to”的宾语,是句子的补语。而在(3B)中“baby”得到凸显,取得宾语的位置。不同的句法形式必然蕴含对事件的不同识解。双宾语的句法凸显了领有关系,带“to”的与格句式凸显的是转移路径。^{[7]360}这种微妙的区别可以解释以下句子。

(4) A. I sent a walrus to Antarctic.

B. *I sent Antarctic a walrus.

(5) A. Your cousin gave the fence a new coat of paint.

B. *Your cousin gave a new coat of paint to the fence.

的确,宾语的选择不仅把注意力引向被凸显的物体,还引向它所直接涉及的关系。对领有者的凸显使人们关注的是领有关系的确立,对转移物的凸显侧重的是其转移的路径。这一点可以从两者不对称的关系中得到解释。因为领有关系必然蕴含着某种转移,可能是物理上的路径转移,可能是心理上的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不一定指示领有关系,可能只是代表纯粹的物理上的位移。正是因为我们很难将“油漆刷到篱笆上”识解为一个致使—移动事件,所以无法用凸显路径的句式来编码这一事件。有学者亦从其他角度论证了这一点。^{[8]55, [9]8-15}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 在领有关系中, 领有者的凸显度高于受事, 即领有者“bush”比受事“fertilizer”更具凸显度。这样的识解决定主体采取相应的语言形式对其进行编码, 即“bush”作为第二凸显的参与者, 在句子(2B)中担任宾语; 而“fertilizer”转化为动词, 成为句子(2B)中的谓词。

再看下面两组例句:

(6) A. Mary dropped the pepper on the beef

B. Mary peppered the beef.

(7) A. Mary dropped the pepper on the table.

B. * Mary peppered the table.

根据对例句(6A)所表达的事件的识解, 胡椒与牛排分别为受事与领有者的关系。因此例句(6B)成立。然而, 尽管“Mary(不小心)把胡椒撒到了桌上”这一动作从表面看与“Mary把胡椒撒在牛排上”的动作并无区别, 但我们无法把它识解为致使—领有事件。这就解释了例句(7B)的不合理性。

通过对两类名词动用的分析, 我们发现例句(1A)与(2A)中共同的“put”结构背后隐含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事件。一类是致使—移动事件。用名词动用的方式对这一类事件进行编码时, 由于受事的凸显度高于地点, 因此表示地点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处所类动词。另一类是致使—领有事件。由于领有者的凸显度高于受事, 因此指示受事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移位类动词。如果将两类不同的事件混为一谈, 就会出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三) 跨语言的证据

有语料显示, 名词动用的选择性制约在不同语言类型中表现出一致性。根据 Mateu 提供的语料, 在加泰罗尼亚语移位类与处所类动词中, 转化为动词的名词与英语是一致的。如加泰罗尼亚语名词“gabia”(cage)变成相应的动词“engabia”(to cage), 名词“sella”(saddle)变成相应的动词“emsella”(to saddle)等。^[10]

在德语中, 尽管大多数的名词动用需要借助前缀或后缀形式, 但可以发现与英语对应的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 如“einkellern”(to cellar), “archivieren”(to archive), “asphaltieren”(to asphalt)等。汉语名词动用中的处所类动词与移

位类动词数量很少, 但仍可以找到与英语表达对应的例子, 如“把白薯窖了”(to cellar), “把屋顶瓦了”(to tile)等。

不同语言类型中的相同选择性制约反映了不同民族在识解方式与语言特征上的共性。认知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人类体验的映射, 是概念主体对外界的能动识解, 是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6,7,11,12] 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大脑功能决定了人类认知与语言的普遍性。这些共同的语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四、结语

在研究英语两类名词动用的选择性制约时, 认知语法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而且能对不同语言类型的共同语言现象做出统一解释。在名词动用时, 被凸显的名词继续保留其名词性质, 在句子中担当宾语的角色, 它转化为动词的可能性因此受到限制。而不那么被凸显的名词更可能转化为动词。处所类动词与移位类动词来源于两个不同的致使事件类型。在致使—移动事件中, 受事的凸显度高于地点, 因此表示地点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处所类动词。在致使—领有事件中, 领有者的凸显度高于受事, 因此指示受事的名词类转为动词, 即移位类动词。可见, 一个名词能否转化为动词最终是由主体对事件的认知模式与概念结构决定的。

参考文献

- [1] HALE K, KEYSER J. The syntactic character of thematic structure[C]/ROCA I M. Thematic structure: its role in grammar. Berlin: Foris, 1992: 107-143.
- [2] KIPARSKY P. 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C]/ALSINA A, BRESNAN J, SELLS P. Complex predicate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7: 473-499.
- [3] CLARK E V, CLARK H H.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J]. Language, 1979 (4): 767-811.
- [4] JUN J S. Enriched composition in denominal location/locatum verbs in English[J]. 언어 와 언어학, 2009 (2): 162-186.
- [5] 何星, 孙金华. 识解操作与名动互转[J]. 外语研究, 2007(2): 12-17.
- [6] LANGAN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7] LANGAN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GRIMSHAW J. Argument structur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10] MATEU J. On the relational semantics of transitive denominal verbs[C]//LEONETTI M. Current issu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drid: Universidad Alcalá de Henares-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2002: 143-164.

[11]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2]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A Cognitive Study of Selective Restriction in N-V Shift

ZHOU Xiao-we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ccount of the selective restriction in N-V shift illustrated by denominal locatum and location verb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 the N-V shift, the noun with greater prominence will have the prototypical value as an object, so its possibility of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verb is greatly restricted, hence the noun with less prominence will be used as a verb. In the cause-move event, the prominence of the patient is greater than the location, so the noun with the location role is shifted to verb, i.e., a location verb. In the cause-possess event, the prominence of a recipient is greater than a patient, so the noun with the patient role is shifted to verb, i.e., a locatum verb. The selective restriction in N-V shift is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one’s cognitive mode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Keywords: N-V shift; location verbs; locatum verbs; selective restriction; cognitive grammar

(责任编辑 王 抒)

(上接第 55 页)

服”为“妖冶的服装”，可商。在现代汉语中，“妖冶”意为艳丽而不正派。(

⑤ 《方言》卷二：“嫀，好也。”《诗经·陈风·月出》“佼人僚兮”毛传：“僚，好貌。”陆德明释文：“僚，本亦作嫀。”《广雅·释诂一》：“妙，好也。”《世说新语·赏誉上》：“济又使骑难乘马。

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是“嫀妙”同义连文，状人容貌美丽。然文献中少见。

参考文献

[1] 程湘清. 《论衡》复音词研究[C]//两汉汉语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262.

On the Words of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People’s Appearance in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SONG Wen-b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ds of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people’s appearance in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kernel words and diachronic researching on the antisense combination and synonym formation may reveal the general usages in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word meanings.

Keywords: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appearance; beauty; ugliness

(责任编辑 王 抒)